生意經紀日記

文·田子壽　畫·黃鳳篇

今天：富冠羣芳難以言嫁

日本新型小巴，沒料到深圳來訂貨，經過交涉，代理答應按四月中旬之兌換率，作每萬日圓四百三十港元計，就此擬定草約，簽第一次字。特級高貴新花園大住宅，難得出手，文生黃來電催，叫他今晚早點到朵娜家，至少準備散佈在港島半山之特級有花園的洋樓幾所，以便用來落嚐頭。

趕至朵娜家，才知今日並非有大亨宴客，專請台北到來睇夏裝的女友趙家二小姐。朵娜家請客祗一席，用她有名的順德婆女廚七姑。七姑五十歲出頭，乃三十年前廣州大三元大司務獨生不嫁之女，能做粵、蘇杭、湘川菜，並在港拜過山東幫北京豐澤園第三代掌廚爲師，有二十種御廚名菜。朵娜靠七姑，一網打盡十八年來香港特流「億翁」，秘談宴客，都用她家作軸心。現在之銀紙只二十年前的四十分之一。我到後十分鐘，文生黃才來到，朵娜陪趙二小姐落銅鑼灣訂時裝未回。

近身阿素奉茶時向我說：「咁早，沒飲下午酒？」我代文生話：「同我一樣，一杯兩撇妻話事（CHIVAS），加雪不要水。」阿素擺了高裝銀盤，盡是飲洋酒之過口物。

朵娜之大客廳中小花廳有三個，我同文生在遠眺全港之玻璃長廊小飲，天氣乾而晴，春末夏初極少如此舒服的時光。文生問：「佢呢頭一個月開支，零用三萬唔夠？」

「兩架車喲！一架送大亨用的勞師奴愛斯，一架日日自用之大奔馳（港譯「平治」，不及大陸譯的「奔馳」有學問合音韻），好彩一個司機，淨牌費養車，你話幾多？」

「當然不計呢的，我話開門零用啫！」文生細聲笑：「難怪佢唔結婚，眞係一個未婚女王咁！」我要佢猜測，女廚七姑月入多少？佢話猜唔中，我只告訴佢：「南貨不計，有請客，落中環成千蚊，一陣間你就知。藏鮑、排翅通通成批買存在屋企。每次宴後生客大亨少也有五百。七姑現時有幾多大住宅收租？地產股票多過你同我！」說的文生搖頭嘆氣。

一陣熱鬧，主人同遠客返來了，朵娜一片聲問我們來了未，拉了趙二小姐過來介紹：「你叫他香港大兄好了，這位是公關博士黃先生，你要認識白宮主人都得請教他！」趙二小姐亭亭玉立，冰雪聰明，猶有稚氣。腮凝新荔，鼻膩鵝脂，描身曲綫，顧盼神飛，明艷照人，見之忘俗。朵娜對我曰：「我是伊爸爸過房女（乾女兒），你們叫她外國名達娜！」

擂台

—現代江湖實錄之七—

田長歌

三：巧遇袁野

阿七最有興趣者，乃係一睹有「火箭」綽號之世界空手道輕量級冠軍朗奴身手。

挑戰朗奴者乃係本地拳手杜仔，阿七覺得佢好熟口面，座上有人議論杜仔在歐洲打過拳，排名第七位，佢高過朗奴半個頭。

朗奴體型顯得痴肥，有肚腩，顯然已過癲峰時期，睇來有一百四十磅，杜仔高大過佢，不過此人一出場，就顯出大將的風範，氣定神閒。

反觀杜仔，眼神呆滯，顯然怯於對方冠軍威名，心理負担太重矣。

阿七曰：「睇來杜仔輪梗。」

忽然有條中年大漢，行到阿七身邊，曰：「七哥，好耐冇見矣！」

阿七抬頭，曰：「阿袁，估不到在此處見到你，我地似乎幾年冇見矣。」

大漢名叫袁野，乃係泰國華僑，年青時期，在泰國打過拳，又來香港開過泰拳館，教過不少學生。

袁野曰：「七哥，睇完拳賽如果得閒，不妨敘下舊，容小姐反對否？」

師姐容嫣然一笑，曰：「睇下七哥點。」

阿七曰：「冇所謂，咁耐不見，我做東，一齊消夜，如何？」

袁野大喜，曰：「係咁好極了，七哥，你認爲今場點？」

阿七曰：「拳賽之事，我不甚在行。」

袁野曰：「客氣喇！我認爲杜仔會香。佢雖然高大過人，亦冇用，對方係老雀。」

阿七曰：「唔，杜仔未戰先怯場，不過好難怪，朗奴係世界冠軍嗜，能夠同佢交手，實在好幸運，可以吸收經驗。」

袁野曰：「七哥講得啱！」

阿七曰：「我覺得杜仔好熟口面，不知在何處見過。」

風言蜂語

偏繆

等候証明

漁農處製成新雞料助雞隻生長。

可能若干年後又要取締。

敢問

據說馬會採新措施杜絕馬匹被人落藥。

過去沒有措施乎？

富人增加

公屋富戶標準再訂定。

將來香港是富人的天堂。

過失秀

三：由寵生驕

這時候，阿雄還不知道阿芳上了麻雀癮，因爲她每次開場，都是在阿雄返工之後，到他放工之前，十二圈麻雀已告結束，她已經去了買餸，或已經開始弄餸煮飯。

後來，阿雄雖然知道了阿芳打麻雀的事，但是他也了解阿芳生活無聊，只輕輕的說了幾句，只她不要沉迷，並不深責。這麽一來，阿芳也就更加放胆打麻雀。

舉凡是老夫少妻，做丈夫的對妻子總是百般遷就，這麽一來，妻子就會恃寵生驕，阿雄與阿芳的情況也是這樣。阿芳已越來越放縱，由屋內開枱打牌，到應邀到外出打牌，由到隔籬鄰舍找牌打，到樓下士多打，最近還發展到外面去，有時弄至不回來吃晚飯，使阿雄不知如何是好。其實這一切都是阿雄縱容出來的。如果他不是對年輕妻子那麽遷就，還讓她理財，總不至有這樣的結果。

阿雄是個好脾氣的男人，平日已有好好先生之譽，同屋之中，電掣壞了，水管壞了，總是找他修理，他也樂此不疲。

雖然他只是一個機器技工，由於肯學，所以什麽都懂得做，甚至連坑渠堵塞，他也可以疏通。

阿芳的驕縱放任，却是一步一步發展的。開始時，阿芳打牌，總是在丈夫放工前收場，買餸煮飯是她的責任。後來她遲歸，打個電話告訴三姑，由三姑轉告阿雄，阿雄就去買餸煮飯，然後再等阿芳回來吃飯。

這一天，阿雄放工，買了餸，回到家中，却不見大廳有麻雀局，阿芳不知去向，包租婆三姑却在家中，他感到奇怪，問道：「三姑，今天沒有開場嗎？阿芳呢？」

陰陽之間

華晏

三：全身冷得出奇

而她那微翹起的咀角，却顯出剛毅的神態。雨水已淋濕全身，自額角淌下，分不清是淚還是雨點，使人看了感到淒酸。

「需要扶你回家嗎？你家在哪裡？」唐大衛問她。

「家？」她低聲說，「可以到你家歇息一會？喝杯茶——我感到冷。」

「到我家？」唐大衛驀然升起一股意念，「太賞面了，我們雨夜邂逅，難得。」

對方微微淺笑，支起身。

扶他起她，發覺這女孩全身冰冷，冷得出奇，彷彿有一股冷風自她體內傳出，又沁進自己體內，直透心中，使他不禁打了個寒噤：

「你怎麽冰凍得這麽厲害？你病了！一定是給雨水冷壞了。」

「不要緊！」她又微微一笑，輕輕倒抽一口氣，「我現在已不冷了，請放心。」

說也奇怪，大衛握着她的手，原先感覺是冷冰冰的，如今却感到熱呼呼。

更奇怪的是，瓢潑般的大雨，驟然停下。沒有時間和心緒考慮這一切的異乎尋常的變化，他扶着她步回大厦前——剛踏進大厦，暴雨恢復狂洒——眞奇！

「這是我的小房間。」他說。

城市之光

成匡

三代人（三）

葉老太所在的露台，貼近了葉金城房間的窗子，窗門半開，雖然落下了窗簾，但聲仍可傳入。葉金城聽到了祖母罵人，他推一下妻子道：「美莉，起床罷。」

「唔，我很疲倦。」湯美莉伸一下懶腰，作成了作撒嬌狀。

他俯身吻她一下道：「祖母罵人呀！」

湯美莉一躍而起道？「罵誰？」

「罵你，說你貪睡，如今未斟茶給她。」

「她眞的這樣說。」

葉金城望着她而笑。

「我不信，你在嚇人。」

「殊」葉金城撮殊然一聲，然後低聲道：「祖母在窗外露台上，小心她聽到你打老公。」

湯美莉也笑了，笑着再打他，然後道：「我才不怕，是祖母教的，她說，如果你不聽話，就要我打你。」

「好呀，你昨天才是我葉家的人，就已經爭了我的寵！我要問祖母，看她疼你還是疼我。」

小伙子的閨房，還像兩個小孩子，十分天眞，對未來的美好生活，也充滿着幻想。

兩口子雖然閨房中樂甚，始終要出來的。

幸而父母把主人房讓了給他們這對新婚夫婦作洞房，房內有浴室、盥洗間，因此，兩人可以梳洗後才出來。

新婚夫婦才出房，便雙雙大叫祖母！

海島日出

海辛

一一三：她掉進霧海

媽媽點點頭：「我是一片好心嘛！」

「她怎麽樣？」

媽媽擺擺手說：「沒什麽，她對我的關心表示感謝，她告訴我——她還年輕，不想死，只不過心煩，散散步，做晨運，看看海景和日出……但我認爲她神經有毛病！」

聽媽媽說話，他心裡有個底。

又是一個早上，春霧更濃，灰茫茫一片，他念念不忘地從家門口走出來，繞過菜園，走近鐵絲網的破洞。

爲掀開那神秘婦人故事的幔幕，爲証實一個猜測謎底是否正確，他向石壆小碼頭的盡處走去。霧，把短距離的人隔得較遠，也使人與人之間有撲朔迷離之感。

此刻，那黑衣長髮、白圍巾的少婦，竟屹站在石壆盡頭，凝望茫霧遮蔽的浩海。

石壆盡頭的一條燈柱，燈罩上站着兩隻倦飛的海鷗，牠們怔怔地盯望少婦。他故意提高聲調說：「太太，你站在這石壆盡頭，霧大水漲，很危險呀！」

猛地轉身看金火，她睜大眼睛，楞呆……金火呢？在霧氣繚繞裡，有如夢似幻的感覺……——眼前情景不會是眞的吧？

由于站立的是石壆盡頭，她轉身看人，神情訝異，稍爲向後移，雙脚站不穩，人，掉進霧海裡去，發出「通」然的聲響。

馬上脫掉風衣，他聳身跳到冰冷的海水裡去，把那穿黑膠褸、白色圍巾的軀體抓住，輕輕地扶起，誘導她，讓自己浮身，不要往下沉……拯溺，對金火來說是駕輕就熟。

少婦在金火的拯救下，終于從淺灘的岩礁邊上岸。

全身濕漉漉，臉色蒼白，給冷得顫抖，那少婦站不住脚，差點昏過去。

但是，拯救她的人，樣子是很熟悉，就是那張親切臉容，如此的奇逢支撑着她，並沒有昏過去。

心鬼

·夏洛桑·

一〇六：「見死不救」

「我想先搽點藥油。」利彪說。

「好吧，我拿給你。」薛雲英上樓去把藥油拿下來，遞給了利彪。

但他接過了藥油後，却把它放在一旁。

「爲什麽不搽？」

「我痛得要死了，怎樣搽呢？」這時，利彪已彎着腰，倒躺在尼龍床上。

「哎——你躺好，我替你搽吧！」薛雲英把藥油拿過來。

利彪立即聽話地在尼龍床上仰臥着，但雙手仍然按着肚子。

「哪裡痛呀？」

「就在肚臍那裡。」利彪的手拿開了。

薛雲英就倒了點藥油在掌心，然後搽在他肚臍一帶的腹部。

「下面也痛呢！」利彪又說。

「再下去一點！」

「……」薛雲英望了對方一眼，懷疑他到底是否眞的肚子痛。

利彪還是似模似樣地呻吟着。

「再往下搽，我怎樣帮你呢？你自己搽吧！」薛雲英說着把藥油放下，站起來轉身要走了。

「哎呀——老闆娘，你見死不救啊！」利彪竟拉住她的一隻手。「如果我急性盲腸，那可眞的會死呢！」

「那好，我送你去醫院急症室！」薛雲英說。

「先看看再說吧，現我痛得厲害，要走也走不動呢！」

「那我叫救護車好了！」薛雲英又故意說道。

碧血情仇

石鎮·文　秋風·圖

十三：御駕親征

陳萬里不由愕然，用驚奇的眼光望着雷峰，雷峰雙臂虛劈一下，道：「俺不是說你武功不行……是……你那樣做太危險了，你，你不能死！像俺這種無用的人，跟韃子同歸於盡才應該！」

「國家興亡，匹夫有責，何分貴賤？」陳萬里笑道：「何況也未必需要我衝鋒陷陣！」

「但是你犯得着爲昏君拚命麽？」

「假如我犯不得，你同樣亦犯不着！何況我並不是爲昏君拚命，而是爲我大漢江山拚命！」

雷峰嘆了一口氣，道：「俺想過了，咱今生除了做賊之外，再無其他路好走！但做强盗朝不保夕，而且也窩囊，倒不[illegible]爲國捐軀，來得痛快！」

陳萬里在他肩上一拍，說道：「留下軀體，始終用得着。三寨主，我主意已經決定，希望你帶寨兵赴涿鹿時，路上必須小心，若遇官兵，可亮出義軍的旗幟，若遇瓦刺兵，除非對方人數在咱們四倍之下，否則避開！到了涿鹿，查明朝廷大兵去向，立即趕去，屆時我自會與你聯絡！」

雷峰結結巴巴地道：「陳少俠，你不再考慮一下？」話音剛落，頭頂忽然炸開一個悶雷，彷似天崩地裂，餘音滾滾，如猛獸低吼，營外立即傳來一片驚叫聲。

陳萬里道：「你看，天快下雨了，路更難走，恐怕三天趕不到涿鹿！」他邊說邊收拾行裝，把幾件衣褲打成一個背包，又道：「我這就走，弟兄們那裏，就請三寨主替我向他們交代一下！」

雷峰忙道：「俺送您下山吧！」

陳萬里連忙伸手攔住他，道：「你送我下山，弟兄們便會知道了，這時莫動了軍心方好！」稍頓又道：「明天你就宣佈我去涿鹿探查形勢吧！」言畢抓起實刀出營。

陳萬里不太費勁到得山下，頭上又炸響一個悶雷，時雖已立秋，且在晚上，但天氣又悶又熱，陳萬里走了一程，褲衣都已爲汗水所濕。（三四八）

無聲的戀歌

文·年子　畫·家裕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胡震中幾天沒來後，劉蓮蒂掛念他，終于打電話去，他告訴他道：

「我腹瀉，當然是病，我本來今夜也要到『聖安娜』，我們一起吃飯吧！」

「午飯如何？今天又是週末了。」劉蓮蒂說。

胡震中與劉蓮蒂約定，她一點另五分到那家餐室，胡震中離座來迎，他們握手時，她說：

「你是提早下班？你約我一點正，我還沒想到你一點正才下班。」

「十二點二十分我就下班了。」

他們到座上叫了東西，胡震中問她晚上有何節目，答道：

「李先生在『聖安娜』宴客，可能我要給他送回去……」

「更可能到別處去……」胡震中插口。

「是的，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你現在是跑江湖的了？」

胡震中雖然笑得很濃，劉蓮蒂却不高興，但以爲他說得對，她向他提到一張電影，問他同去看如何，他說來得及，他們不喝酒，劉蓮蒂祗是要了大蝦沙律而已。他說沒開車來。離開餐室，即跳上的士，抵目的地是二時廿五分而已。他們登樓後坐下，他對她說：

「這部戲有些歌唱，我看到影評談起，大概沒有兒童不宜看的東西。」

「我也不是兒童了。」劉蓮蒂說。

「你有勇氣看小電影嗎？」

「你家中有？我從未看過呢。」

「表兄家中有，表嫂快飛台北參加她妹妹的婚禮，表兄沒有時間同行，他說要招待些朋友看小電影，再在他家吃飯，你隨我去如何？」

「如果祗我一個女人，我不會去的。」

「決不祗你一個女人。」

電燈光減弱了，終于黑暗。這部正片令劉蓮蒂滿意，在黑暗中，胡震中是安份的。散場，他們又去飲茶，坐了一小時多，他把她送返。

此夕，李敬堂在夜總會中宴客，祗一桌人，劉蓮蒂認識一半，當她唱完第一次，走向李敬堂時迎面來了王大衞，她即與他握手問道：「幾個人？」（一五四）

應讀者要求再刊詳細資料

世界第八奇跡 秦皇陵兵馬俑

以前走鷄者今次勿錯過

名勝古蹟

蘇武明先生：

秦始皇陵和陵園雖然曾屢次遭到了厄運，但是，當歷史的車輪滾動了兩千多個年頭之後，一九七四年春季，農民們在陵墓東三里左右的下和村附近，發現了規模巨大的秦始皇陵陪葬兵馬俑。隨後，由陝西省組織考古發掘隊開赴現場，經過幾年的開掘，終於揭開了它的秘密。這個史書失載的奇跡很快轟動了全國，並震驚了世界，使人們有機會重新認識過去那段時間的歷史。

經探測、試掘和部份發掘得知，這裏放置兵馬俑和車馬的從葬坑共有三個，方位是南一北二，均坐西面東，各自獨立，互不相通。編號分別爲第一號坑、第二號坑和第三號坑。後兩個坑東西相對，都在前坑的北側二十多米處。

這組陪葬坑位於秦始皇陵園東垣外一千米的地方，正當東門大道的北側，是一組模擬軍事序列，旨在拱衛地下皇城的「御林軍」。

這些同眞人眞馬等高的數以千計的陶俑軍，都深入到現在地面以下五至七米，按照軍事序列安排，分佈在三個坑內。三個坑的大小不等，形狀各異。第一號坑，東西長二百三十米，南北寬六十二米，面積一萬四千二百六十平方米，爲一個長方形地下土木建築，分長廊和十一條過洞，裏面放滿了排列成三十八路縱隊與陣勢的陶質武士和車馬俑像。試掘的九百六十平方米面積中，出土武士俑五百餘件，戰車六乘，每乘四馬，計陶馬二十四匹。此外，還出土一批青銅劍、吳鈎（彎刀）、矛、弩機、鏃、銅殳等武器。根據試掘面積推算，僅一號俑坑全部發掘後，可出土陶俑、陶馬近六千件。

第二號坑面積較小，約六千平方米，外形很像是一把曲尺，是一個步、弩、車、騎四個兵種穿插成曲形的混編隊列。所用的兵器也依兵種和戰鬥位置的不同而有所分別，各自持有弓、弩、戈、矛、戟、鉞、劍等。

第三號坑最小，面積五百平方米，形成凹字形，在坑的正面停放着一具面向東的華蓋乘車，後隨四個戴長冠的甲俑。在南北兩個側室裏，分別佈置着六十四個侍從衞甲俑。專家們認爲，這裏是統帥一、二號俑坑兵陣的指揮部。二、三號坑經試掘後已暫時回填保存，一號坑邊發掘邊展出。

秦陵陪葬坑出土的兵馬俑都是按秦軍的將卒形象而塑造的形象生動逼眞的藝術品。人們來到這些軍容整肅、兵强馬壯的陶俑面前，不由會想起兩千多年以前，秦國帶甲兵百餘萬，車萬乘、騎萬匹，馳騁疆場——曾征服六國，削平羣雄，南戍五嶺，北却匈奴——的壯麗圖景。正像李白詩中所說：「秦王掃六合，虎視何雄哉！」

坑內的兵馬俑和精良的青銅武器，也反映了秦代手工業發展的高度水平。這些與眞人眞馬同樣高大的陶俑，基本上是單獨造型，逐個刻劃而成。他們有的威風凜凜，有的注目沉思，有的滿臉智慧。在面形、神態上各具特色，無一個相同。他們除少數領隊者披鎧甲外，其餘都不戴頭盔，一個個短袍束帶，紮綁腿，挾弓弩，挎箭囊，神采奕奕。一些陶俑服飾上的彩繪，還依然存在。與眞馬同樣大小的陶馬，或備鞍，或無鞍，無不昂首挺立，雙目圓睜，兩耳直豎，形象逼眞，恰似揚鬣嘶鳴跳出坑外。

秦俑坑出土的各種兵器，雖然已在地下埋藏了兩千多年，但有些至今仍然非常鋒利，閃閃發亮。經過化驗，証明是以銅錫爲主要成份，並含有微量的稀有金屬，表面經過鉻化處理，這就是它長期不銹的原因。

這些兵馬俑的發現，對於研究秦代歷史、政治、軍事、經濟、文化、藝術及科學技術等，都提供了極爲重要的實物資料。僅一號坑的發現，就震動了世界的考古界，被稱爲「世界第八奇跡」。

總之，這一次極其重大的發現，其數量之多，體形之雄大，製作之精美，不僅是空前，而且可能是絕後的了。（豐餘、新八七五四八）

醫理淺釋

皮膚濕疹屬過敏性 找到原因可速痊癒

通天曉先生：

請問濕疹是不是可以根治呢？怎樣才能使已沒有炎症發生的患處所留下的紅斑完全消退？又怎樣才能不使患處擴大？濕疹發病的時期可達致多久？　偉民

偉民先生：

（一）皮膚濕疹，是屬於過敏性的一種疾病，要使其根本痊癒是要找到發生過敏原因，並加以避免，這樣就可使其迅速痊癒了。二是過敏也有體質性的，改變體質當然也能使其痊癒了。

但是，過敏病却是十分複雜的，有人形容它如「瞎子摸象」，總是未能窺其全貌，故也難於對付的。例如過敏之原因，有時眞的一一排除，細加尋找，也找不到其所當然的。因此，一般之處理辦法，是對症治療，同時又極力避免那些引起過敏之物質。例如蝦蟹之類食物，常可使症狀加重，這就以少食爲佳。

（二）治療濕疹，可使用一些含激素之藥膏，例如一種膚輕鬆或仙乃樂的藥膏，均是可以使用的。如果同時又染了細菌感染，則可與一種抗菌劑交替使用，這會更有效果的。Cannesten 藥膏，就是屬於這類藥物了。

你所穿衣服，應力求寬闊一些的，尼龍質者也不適宜，此點也是要注意的。（梁醫生、新八七四五三）

科學館

潮汐與月亮位置有非常密切關係

甘海瑞先生：

潮汐是海水上漲的現象。白天來的海水上漲叫做「潮」，夜間來的海水上漲叫做「汐」。一晝夜間海水各漲落二次，從不間斷。正是由於這種情況，故唐朝詩人李益有句詩云：「早知潮有信，嫁與弄潮兒。」

月亮與太陽是地球上潮汐現象引致者，故潮汐的大小，和月亮的位置有密切的關係，也和太陽的位置有重大的關係。由於潮汐是海水流動至某處而成，故潮汐的大小，明顯地亦和海底地形和海岸的形狀有關係。

太陽和月亮之所以能引起地上海水發生潮汐，是因爲它們對地球有吸引力。按照牛頓的萬有引力理論，引力的大小，與物體質量成正比，而和二者距離的平方（即距離自乘一次）成反比。

爲說明簡單起見，不妨假定地球表面全覆蓋着海水。如果地球旁邊只有月球，那麽，自然離月球最近的地點（即月亮在頭頂天空的地方）受引力最大，離月球最遠的地點（即地球的彼面看不見月亮的地點）受引力最小；又因爲海水是流動的，故在近月球的地區，海水都受引力吸引向該處流而隆起（受引力最大），是高潮；最遠離月球的地點，受引力最少，受引力吸引而流動的海水也最少，故海水亦隆起，也是高潮；而在地球與月球成直角的兩旁地區，海水受吸引而流向別處最多，故海水最低，是低潮區。

如果地球旁邊只有太陽，則和上述同樣的道理，會在地球上正對及正背太陽的地區都發生高潮，而在兩旁地區均發生低潮。太陽的質量比月球的質量大得多，但它距離地球却比月球距地球遠得多；因此，按照萬有引力理論計算，太陽引致的潮汐，實際上不及月球引致的潮汐大。

事實上，日和月都常在地球週圍，故我們必須考慮它們共同的致潮汐效應。在滿月和新月時，日月或各在地球一側，或同在地球一側，它們的致汐效應一致，大致上是互相疊加在一起，故這時有最大的潮汐。在上下弦月時，日月致潮效應不重疊，有大部份且已互相抵消，故這時期潮汐最小。

在理論上，單獨存在月球影响時，某地潮汐最大的時候，應是正對或正背月亮時發生。然而，我們知道，實際還有太陽影响；尤其重要的是，潮水漲是週圍海水向某處流動所成，但水之流動須要一定時間，故潮汐漲得最大的時刻，常落後於月亮在中天或正背面的時刻。這好比如一人在十二時正經過你家門前喊你一聲，叫你出外，但你出現在門口外時，必須已經過了十二時一樣。這落後的時間，科學上叫做「附加時」。附加時的長短，各地並不一樣，由半小時至二、三小時不等，視乎海底地形、港口形勢而不同。

每一天，潮汐的時間總比前一天遲約五十分鐘，這是因地球公轉的關係。地球上任一點，從此次正對月球，到下一次正對月球，約須二十四小時五十分。

用潮汐發電的基本原理是築壩攔截海水，當潮漲時開閘，讓海水進內，潮將退時關閘。潮退後開閘。讓水流出，冲動渦輪發電機而發電。法國西北部的蘭斯河河口，就建造有潮汐發電站。（金德、新八七五三一）

六十年代歐西流行曲

兩隊樂隊成員及樂器

知音此處

杜亦陰先生：

現將你提出的關於六十年代兩隊歐西流行曲樂隊的情況，簡單介紹如下：

THE PRETTY THINGS 是英國一支全男班歌手與器樂隊，其樂隊的成員有：Phit May（歌手）、Jack Green（倍低音提琴、歌手）、Gorden Edwards（鍵盤樂器、結他、歌手）、Peter Tolson（結他、歌手）、John Povey（鍵盤樂器、歌手）、Ship Alan（鼓）等。上流行曲榜的歌曲有：一九六四年六月十八日的 Rosalyn（羅莎蓮），上榜第四十一位置，共五周；一九六四年月二十二日的 Don't Bring Me down（不要帶我下來，上榜第十位置，共十一周；一九六五年二月二十五日的 Honey I Need 我所需要的愛人），上榜第十三位置，共十週。等等。唱片有 Parachute（降落傘——一九七一年）與 Freeway自由路——一九七三年）。

THE TREMELOES 是一支英國男全班，歌手與器樂樂隊，其樂隊的成員是：Ricky West（結他）、Alan Blakeyl（結他）、Brian Poole（歌手）、Len Hawke（倍低音提琴）、Dave Muden（鼓）等。上榜的歌曲有：一九六七年二月的 Here Comes My Baby !（到這兒來，姑娘），上榜第四位置，共十一週；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七日的 Silence is Golden（靜默就是金），上榜第一位置，共十五周；一九六七年八月二日的 Even the Bad Times are Good（即使是不好時機也總會是好的），上榜第四位置，共十三個星期。灌錄的唱片有：Here Comesmy Baby（一九六七年）、Evan the Bau Time are Good（一九六七年）、You love me（你愛我——一九六八年）、Tremeloes（一九六九年）等。（迅林、新八七四二八）

十二動物配合干支 其來源有三種說法

探本尋源

通天曉先生：

前不久報上有不少介紹虎年及十二生肖屬相的文章，請問屬相是怎樣起源的呢？　丁盈

丁盈小姐：

屬相是每年一肖，用十二種動物與干支中的十二個地支一一對應起來，即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龍、巳蛇、午馬、未羊、申猴、酉鷄、戌狗、亥猪。

據史籍記載，我國的干支紀年法早在傳說中的堯舜時代就已經有了，而以十二種動物與地支對應作爲人的屬相的方法，最早見於東漢王充的「論衡」上：「子之禽鼠，卯之獸兔」，可見至多也只有兩千多年的歷史，它的來歷主要有三種說法。

第一種說法認爲，十二屬相是我國古代華夏族與少數民族紀年法相若合的產物。據史籍記載，漢以前我國中原地區的華夏族只有十二地支，沒有以動物配地支的紀年法；而居於我國北部、西部的少數民族，因長期從事游牧，習慣於用動物來指代許多東西，因此便創造了一種以動物來紀年的方法。匈奴單于呼韓邪歸附漢朝，人居五原與漢族人民共同生活，文化相融，於是產生了十二屬相。歷史上藏族同胞建立的吐藩國，也以「十二辰」動物紀年，藏曆的紀年方法至今仍採用金、木、水、火、土與十二屬相相配搭的方法。

第二種說法認爲，十二屬相是華夏族人民自己創造的。它是受古時候動物圖騰崇拜的影響，用一些動物的名稱來配合抽象的十二地支。有的動物還可能來源於古代天文學，古人把黃道（太陽在視運動中週年運行軌道）附近的天空分成十二等分（十二辰），自東向西以十二地支名稱編排，並有巨蛇、蝎虎、飛馬等星座名稱，於是套用到十二屬相上。

第三種說法認爲是從印度傳來的。因爲印度也有十二屬相，而且排列相同，所不同的是第三個在印度是獅，第十一個在印度是金翅鳥，但虎、獅同是走獸，鷄、鳥均屬飛禽，十分相似。（周默、新八七五三五）

中國搭棚建築術 起源於春秋時代

通天曉先生：

搭棚這種建築技術是何時有的？可否說這種建築技術的歷史？　郭元平

郭元平先生：

「搭棚」這種建築技術，相信在春秋時期就已有的。我們這樣說，是把搭棚與魯班聯繫在一起。魯班是春秋時魯國人，或寫作「魯般」，即「公輸班」，有人說他可能是魯昭公之子，是一名很出色的巧匠，則建築方面的造木、泥水、搭棚，無所不精，故後世建築行業的「三行」，都奉魯班爲祖師。

照土木建築的發展來看，搭棚當然與建築相互發展的。它有二千多年的歷史，可以肯定。

如果把搭棚的概念擴展一下。則我們知道，種植方面也要搭棚，讓它們在棚上開花結實。把「瓜棚」也撥入搭棚的範圍，則搭棚的歷史當更長一些。（孔平、新八七四一七）

切斷工業玻璃 須用專門刀具

通天曉先生：

本人現想將直徑四分之三吋之工業用玻璃管，切割成一吋長而割口完好無缺之小段玻璃管，請問要用何種工具，才能成功切割？　李華

李華先生：

欲切割一枝直徑爲四分之三吋的工業用玻璃管。我們認爲，你還是去那些專門切割工業玻璃的店子，請他們代勞吧。（孔平、新八七三○七）

承德避暑山莊

宮墻長度有兩說法

有數得計

通天曉先生：

弟曾到承德避暑山莊遊覽，見到該山莊的宮墻逶迤蜿蜒，十分壯觀。對該宮墻的長度有人說長二十餘里，有人說長十餘里，先生學識淵博，請問該山莊宮墻究竟有多長？內地有關部門有否公佈過其正式長度？　謝志興

謝志興先生：

承德避暑山莊是清代修建的一座大型皇家園林，也是清代第二個政治文化的中心。它座落在承德市區的北部，面積幾乎佔市區的一半以上。它的四週有倚山而建的宮墻環繞，遠遠望去，彷佛是逶迤蜿蜒的長城，蔚爲壯觀。

對承德山莊宮墻的長度許多年來一直存在爭議，一般認爲長二十華里，但亦有認爲長十八華里之說。爲了確切弄清它的長度，同時檢查宮墻保護的情況，承德市文物局山莊管理所曾派員進行考查測量，公佈其長度爲九四六三米（宮墻外沿），九個宮門的長度總和爲一一八米，總長爲九五八一米。（金漢、新八七五四八）

收發室

收函

睹一百　梁柏　李炳强　一二三君　陳良潤

痕癢人　龍保衡　張偉文

刊覆

杜亦陰　蘇武明

甘海瑞　丁盈　偉民　謝志興　李華　郭元平

衛坊服務

通天曉主辦